

新筴决科古今源流至論

十一



新彙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

閩川 林 駟 編



卷之一

太極圖

西銘

性學

心學

中

仁

樂道

大學中庸

卷之二

語孟

古史

新舊唐史

通鑑

離騷

文選

文粹

文鑑

杜詩

雜體

卷之三

策試

書法

方言

鄉評

開國紀綱

中興功業

慶曆人材

元祐人材

卷之四

玉牒

會要

實錄

溫公之學

康節之學

歐蘇之學

關洛之學 理學

關洛之學 經學

程氏黨論

卷之五

朱氏之學

法帝王

家學

聖學

聖製

聖翰

敬天

災祥

儀象

卷之六

全錄目

階官沿革

階官始末

兩府

九卿

臺諫

提舉

卷之七

提刑

守令

爵邑

資格

職田

閩中人材

蜀中人材

卷之八

儒吏

才德

士風

幸學

學政

繪功臣

任舊臣

卷之九

錄賢裔

定策大臣

功臣配享

薦賢

舉廉

財計

荒政

卷之十

恤刑

新法

朝儀

鹵簿

郊禮

社稷

新筴決科古今之源流至論目錄

續集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一

續集

太極圖

自或者謂此圖非先生所學之至而學者遂疑其淺晦翁遺文跋
妙見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編朱震進易說謂此圖
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胡仁仲以爲先生共止爲神穆之季者此
特其子之果先生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自或者謂此圖程氏遺
之然後知果先生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自或者謂此圖程氏遺
書未嘗及而學者遂疑其迂南軒解太極圖序曰或曰太極圖周
之所講論答問見於遺書者大畧可觀惟未嘗及此圖何即
未可據示則聖人之遺辭見於中庸易係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
何仲秘於此即試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嗟夫不由師傳
然於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攷之當自可見也
默契道體推明兆朕根極領要蓋濂溪所獨得之學議論淵源理
義粹精或者其可妄議乎嘗敬觀晦翁之言曰先生之學其妙見
於太極一圖彼謂非其至者正先生至至之妙又觀晦翁之言曰
程氏此圖默識於言意之表蓋不求於陳迹也晦翁解太極圖序
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
變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有微意是則固然
微意果何謂耶切以爲此圖立象之意則微意是則固然
向作也其謂耶切以爲此圖立象之意則微意是則固然
則疑其未受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得
意之表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意之表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濂溪 獨得 之季

當求 晦翁 之論

太極 通書 表裏

之蘊當求濂溪太極之圖求濂溪太極之圖又當求晦翁緒論之
意庶乎義理之門可入而聖賢之閫可窺矣且水輪金井心節清
列輪閣道濂溪節如金井列寒泉光風霽月曾少灑落詩序濂溪
人語其甚高曾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故發而爲學其妙具於太極之
圖其圖又見於通書之論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圖書蓋相表裏也
自今觀之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此圖之奧也而太極圖曰無極
而生陽動極而靜之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生焉
而通書則曰五殊二實二本則一豈非發明自無而有之旨乎通
則一理命篇曰一氣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實一本陰陽一太極太
極本無極此圖之妙也而通書則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豈非發
明自有而無之旨乎通書動靜篇曰水陰根陽少陽根陰五行陰
其無乾道坤道化生萬物圖言易道之變化也太極圖之精妙合而
窮之乾道坤道化生萬物圖言易道之變化也太極圖之精妙合而
窮之乾道坤道化生萬物圖言易道之變化也太極圖之精妙合而
資始非此意邪通書誠元第一日誠者聖人之本聖人定以中正
仁義立人極焉圖言人極之宗主也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而

太極圖

南軒論太極圖

胡氏論通書

晦翁解先極說

了齋論先天易

伊川論西銘

西銘仁孝之理備

伊川明道之論

通書所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非此理耶通書道篇聖人之

矣守之貴行之利廣之配天地豈不張南軒以太極圖淵源粹精

秦漢以來所未有信乎太極圖濂溪之間奧也南軒太極圖序胡氏以通

書書之約而道之大文之質而義之精信乎通書又此圖之啓鑰

也胡宏通書序通書四十一章周子所述也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

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願愚何足以知之試幸其一語為同

志伊尹之益乎患人以發東决科榮身肥家希出籠為而已則曰

日李願子之所志患人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志然後知通書之

門之包括至大而聖然世之輕議其學者曰易有大極而圖加以無

極疑其涉於道家虛無之論嗚呼為其說者盍不以吾心驗之方

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

昧是大極也欲知無極大極之妙先於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

則夫子發明造化之蘊不然無餘贖矣善乎晦翁之言曰無極而

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所謂無極者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

造化之樞紐也斯言盡之矣晦翁解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

而六極非太極也噫康節先天之易了齋指為心法而後來者反

名其書為考數了齋篇中答楊中立書康節曰先天之

曰身在天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後出其餘思足言先天之

以為考數之書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絕羣編不讀書來二十餘年

所不問天所悅件件道人道是神仙後來者名其書為考數皆康節

也橫渠西銘之書伊川謂與孟子性善論同功而或者至疑其

流於兼愛伊川語錄西銘一書與孟子性善論同功以書

皓銘之始若無怪乎後學以無極議濂溪也後之讀者誠能虛心一

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乎有得周子之心

西銘

愚嘗敬誦明道之訓矣曰西銘之書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

於此則不為仁不為孝矣語錄吁精矣哉橫渠之道也至矣哉明

道之訓也夫西銘一書理義奧闡發前聖未發之蘊啓人心未啓

之機真可與天地同其體渾乎無所名恢乎無所不及範圍

不可得而過形器不可得而繫西銘傳上故伊川一見不以性善養

氣者稱則以原道宗祖者言楊中立問曰西銘言性善不及用思其

書理以存義去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過矣明道

西銘

西銘 孝

西銘 仁 純

西銘 之說

鮑若 雨刈 安節 之說

疑者 終歸 於信

一見不以達得天德者語則以極醇無雜者論

明道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稱父坤稱母此西銘之純乎孝

黃渠西銘曰乾坤父母坤稱母

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而孝子之職舉矣

或謂申生恭而未免

陷父於惡而乃取而儕諸大舜之底豫而遂疑其駁

不知橫渠之意非謂舜之孝果與申生同也

特以明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

以俟命耳夫何疑

西銘曰育其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民

吾同胞物吾與也此西銘之純乎仁

見上人而有見於此則天下

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仁人之事畢矣

或謂孟子親親仁民自有

次第而乃合而歸諸大君之長幼而遂惑其泛

不知橫渠之意非謂大君之心果愛無差等也

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而能

稱物以平施耳夫何惑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披靡殘疾惇

齊心克己之時力於此焉而求之則孔子孟之道可傳

曾顏之學可

企而橫渠之望於後人者亦無負矣嗚呼知西銘者固以西銘之

言為當病西銘者復以西銘之言為過

今觀龜山之言有曰言躡

而不及用曰有平施而無稱物此猶可也

鮑若雨何人而亦

非之劉安節何人而亦議之甲可乙否互相矛盾

吁橫渠其果可疑乎如其果爾則二程何信之篤也

如彼如曰不然何二子復疑之深也如此哉疑之者是則信之者非信之者非

二者必有一焉曰皆是也信之者所以知之疑之者亦所以求知

之信之者固無疑矣而疑之者亦豈終於疑哉吾亦見其不能不

終歸於信而已矣鮑若雨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管窺天之喻則幡

然而改語錄

劉安節向嘗疑也及聞伊川造道有得之言則頓然

而覺

揚龜山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理一分殊一語則倏然風

飛判然冰釋矣又何疑焉

愚故曰終歸於信而已矣嗟夫人

疑先天易為考數之書得陳瑩中之言而悟世疑太極圖加無極

之妄得晦翁之言而釋

然則西銘一書所以信於人心信

於天下後世者幸有二程先生遺訓在

性學

孟子
本然之性

程子
所稟之性

荀揚
失聖

橫渠
龜山
之論

程子
論性
論氣

道學不明而性命之說莫知所宗矣荀子曰人之性惡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也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揚子之言性湍水之論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直以破諸子異同之論矣然切有疑焉伊洛之學孟子之學也程子曰善固謂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母乃與孟子二言乎曰孟子舉本然之性程子舉所稟之性蓋本然之性天命之正理不以聖智而有餘不以愚不肖而不足所稟之性剛柔之異質遲速之異齊有生而鍾其純粹之最者亦有偏駁者亦有駁之甚者其最粹者固存其本然之常性不待復而誠此所謂生知聖人也若其偏駁者其為不善必先就其所偏而發此固可得而反也若偏駁之甚則有於其生也而察其聲音顏色而知其必為不善如叔向之母知叔虎之必滅羊舌氏之類是也故伊川謂夫子之言性相近者指所稟之性謂孟子之言性善者指本然之性是言也與孟子七篇蓋相表裏又安有異同哉南軒曰或問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

曰程子此論蓋為無稟有善惡言也如羊舌虎之生已知其必滅
宗之類以其稟而不知其味誠之辨至此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者言稟之性也氣稟之性可以化而復其初彼荀揚之論執所
夫其可以化而復其初者是乃性之本善者也
稟之性以論本然之性此所以失聖賢之本旨也歟嗚呼氣質之
性固有善惡也然善者可以為聖為賢全其所固有之物惡者能
力自矯揉亦可以化而復其初夫其可以化而復其初者是乃性
之本善者也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橫渠語錄形而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及龜山曰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龜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龜山
語錄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
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蓋欲因其所稟而反之本然則人皆
可為堯舜此孟子所以有異於荀揚此程氏所以有合於孟子也
雖然以上智而論下愚固同此性也以人而論物亦同此性也何
者性之本則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人物之所稟有萬不同焉
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
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網緼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
嘗不各具於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知
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未嘗不全也程子曰論性而不論氣

康節明道之詩

不備論氣而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用之不行體之不立焉得謂之知性乎異端之所以賊仁害義者皆自此也語錄噫合則為太極之一本散則為人物之異稟固也然在人有修道之教可以化其氣質之偏而復夫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及其極與天地參此人之所以為入之道而異夫庶物也孟子所謂異於禽獸幾希者可不察哉可不謹哉

心學

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詩也康節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則知心學不可不謹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此明道之詩也則知心學不可不專語錄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有和粹之心者其容必溫有慈仁之心者其容必良有雍肅之心者必恭有保護之心者必儉耳目鼻口之不相亂者此心也喜怒哀樂之不失節者此心也心之為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已以處求

心在涵養敬孝
明道論敬以直內
伊川論敬以直內

心而心非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已以體求心而心非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者是已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可得所謂無思無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已緜緜然則心果安在哉曰日新之德即念之致周念之狂即心之放有所忿懣有所憂患則不得正有所恐懼有所好惡則不得正心之放有所忿懣有所憂患則不得正有所恐懼有所好惡則不得正心之邪正其根於一念之微乎其所以非念之不生周念之不形者又在敬學之涵養也關洛諸公細繹心學之高鑄發明性學之淵源自敬之外斷無餘蘊明道之論心曰敬以直內是涵養意也明道曰成謂每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目之於樂日之於禮左右起居無時無幾何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曰敬則存此涵養意矣則自敬以直內是涵養意也伊川之論心曰閑邪存誠敬以直內也則定信所以存誠德者何也閑邪何是閑邪非死而勿視所言動靜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如死灰又如此四德畢竟如何又幾時復如枯木而死伊川直內謂閑邪橫渠曰當以已心為嚴師也橫渠語錄橫渠曰正心九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夫惟守之以敬也鄙倍不生而此心廣矣暴慢不生而此心肅矣縱肆不生而畏心長矣欺詐不生

禮渠
論心
為嚴
師

伊川
論知
性知
大

橫渠
論以
心知
天
心者
所主
則盈
心者
所主
則實

而善心萌矣是必起居出入無不謹也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淵默
雷聲尸居龍見無敢欺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無敢慢也對妻子
如對嚴賓待童稚如待長者暗室屋漏洋洋乎如左右之有神不覩
不聞儼乎如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夫然故雲行雨施此心之充魚
躍鳶飛此心之察洞然明鏡湛然止水與天地同其流與造物同
其游而虛明純粹不失赤子之初矣諸君子所以潛心孔學以入
堯舜精微之妙者其功用至實也嗚呼自前聖絕學之後英雄豪
傑功利崢嶸經生學士識見爛熳注乎不知所指歸者幾千年矣
而關洛諸公發明養心之敬學揭諸人亡書廢之餘豈非後學之
幸歟雖然數君子之論當矣然未免自為同異者伊川曰能盡心
則知性知天則曰心曰性曰天本一理也楊清道錄伊川語子思子
曰天矣心也性也橫渠曰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復二之也
或混而一之或岐而二之斯不亦家自為學乎橫渠語錄伊川語
天猶居京師往長安復二之也曰伊川混而一
之者自得之學此自誠而明之意也橫渠岐而二之者為學者言
之此自明而誠之意也其言異其旨同焉可執是議之哉伊川曰
心有所主則盈故以明鑑在此萬物畢照言之也語錄明道曰心
有所主則實復以弊屋禦寇驅逐不暇言之也同上或以虛言或
以實言斯不亦人自為說乎曰伊川謂其虛者蓋涵養莫如敬以
敬存心則天真洞然表裏澄徹所見者無非理而外邪不能入矣
明道謂其實者蓋四端具備則充然有得無非實理而外患不能
入矣中之虛明則外不能撓中之充溢則外不能乘又烏可過疑
其異哉終日聖門無一事推輪頰子得心齋愚也敢書諸紳呂詩

中

中之理有二有大本之中有時中之中大本之中不偏不倚渾然
於未發之前故中庸謂中者天下之大本是也時中之中時有萬
變中無定體無定體者以夫極無適而不為中也故中庸謂君子
而時中是也蓋未發之中猶地中之中隨時之中猶日中之中論

或問曰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不倚為言今以不偏不倚而
論不倚云者未發之前渾然在中先所偏倚之名也先過不及者
時中之義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未發之中不近四旁

心字

地中之中時中之中則隨是理也關洛先生講之孰矣程氏論大

本之中也曰喜怒哀樂未發寂然不動也呂大臨曰不倚謂之中

曰喜怒哀樂之中甚善不雜之言猶未至不雜謂之和未當大臨又

曰喜怒哀樂之中若便謂之中是已當其未發此心至虛无所

動者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也

曰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

一家一國之所推也遺書或問時中如何程伊川曰中字最難識

家則斤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

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曰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

戶不出則於此為中如秤權之義也噫盡之矣伊川曰欲知中當

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

也雖然程氏之答呂大臨問中之書必謂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見

答蘇季明求中之問則謂存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所論大本

之中自未發一語之外無餘說矣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至門人時中之問斷

然以難識告之必使默識心通而後已是果何見哉見上嗚呼揚

墨之蕪愛為我皆滯於一偏之失子莫之固執是又舉一而廢百

此程夫子之所深懼也節至於子莫則又於為我蕪愛之間執其

中夫萬變者時也萬殊者事也萬類者物也而是中散於萬變萬

殊萬類之中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

中於他事則非中矣即是物則此為中於他物則非中矣蓋其所

以為中者天理之所存也程氏所以深切告語者蓋慮其一動不

謹必為吾道之賊也故愚為之說曰堯舜湯武之征濼不同而同

於中夷惠之出處不同而同於中二仁之生死不同而同於中顏

孟之語默不同而同於中明夫此則可與論時中之義也然又論

之方其未發也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然體用一源則所以為

無過不及之準則者實在於是及其時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

於一事然顯微無間則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

為也故程子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止

謂此爾然則後之學者以大本之中時中之中參稽而互考之則
思過半矣遺書

仁

以養
謂仁

以人
謂仁

以愛
謂仁

仁在
身為心

仁在
物為理

仁在
心為元

物
在仁

甚矣仁之難言也義可言宜且禮可言別智可言知仁果何所訓哉

以覺謂仁則仁非覺之可盡蓋仁然後有覺而覺未足謂仁也

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特塊然之身耳必合而言之非

折而言之也

之可盡蓋愛本人之情仁本人之性又烏可以性為情哉

迹無道學不傳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此關洛君子有功於後學也

嘗參諸關洛之論仁也在身為心在物為理在德為元程曰心生

道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是在身為心也

曰萬物之生意可觀此元者善之長斯所謂仁此言仁之德也

宣一言所能盡哉大哉仁之道乎內外遠近血脉貫通而後仁而

少有壅遏則未也

則未也

善彼不善則未也

為一體是物物皆仁也

非已也認得為張氏謂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是事事

皆仁

關洛

求仁

之要

龜山

求仁

四說

孔顏

之樂

秘康

淵明

鍾繇

伊尹

曾子

孟子

之樂

皆仁也正蒙張橫渠曰天体物不遺猶仁体事而无此此關洛論仁

正孔門博施濟衆天下歸仁之遺旨歟雖然言仁固難求仁无難

愚又求關洛求仁之要曰人體公為仁又曰少私意不仁蓋公則

物我兼照天地同量而私則町畦立而仁道息矣伊川曰仁之道

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人而以公体之故為仁

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愛所以能愛則仁之施愛則

刑也曰虛靜仁之本又曰仁之難成以人人有利慾之心蓋虛則

無蔽靜則無撓而利慾則思慮汨而仁道泯矣橫渠曰端篤虛靜

則端篤也无所繫關皆塞則思慮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

於道實体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程氏曰仁之難

誠者以心取噫忠恕者仁之方寬裕者仁之質齋莊中正者仁

之守發強剛毅者仁之用無迷其方無毀其質謹守之力行之則

仁其庶幾乎伊洛我師也龜山豈欺我哉龜山文集龜山曰忠恕

者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

也况迷其方无毀其質謹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

樂道

陳蔡之厄此事變之至難也而夫子之弦歌自如陋巷之居此人

情之難堪也而顏子之真樂不改蓋境變於外者皆其中之無所

守樂順乎天者宜乎人之無所汨夫子之恂恂便便閭閻侃侃

如勃如谿如翼如無以異於天天申申之時也視要盟於衛相禮

於夾谷之時無以異於鄉黨朝廷之時也夫子之以天自處彼視

死生禍福為何等物哉則弦歌於陳蔡者非迂也宜也顏子之視

紆金之榮不若簞食瓢飲之真也禮樂為邦之盛不若杏壇雍容

之趣也顏子之於貧賤富貴無一毫介帶於其間彼區區外慕安

能澆已哉則不改其樂於陋巷者非矯也亦宜也大抵人各有所

樂也有樂於物者有樂於道者如稽康好鍛阮孚好蠟履淵明之

好酒鍾繇之好書嘗試使康舍鍛子舍履淵明舍酒鍾繇舍書其

中心有慊然不樂者此皆中懷不足而有慕於物也如伊尹之耕

莘曾點之浴沂子孟子之反身而誠其亦自樂其樂於外物已盡忘

之矣非真見乎道者不能也雖然聖賢之所謂樂者何也遇事而

事中有理遇物而物中有理天高地下此理之形也雲行雨施此

理之徹也鳶飛魚躍此理之察也日晝生死此理之安也素富貴

素貧賤素患難素夷狄無入而不樂焉此其所以為聖賢之學歟

孔顏之學寥寥千載尚有得甘傳者吾於伊洛見之濠溪之光風

霽月曾次洒落不為外物拘束者可想也黃庭堅詩序周茂

不為人拘束夫惟不為外物拘束則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而以道

充為富貴通書富貴第二十三章君子以道充為富身安為貴故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而以貧富為一處同上顏子第三

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云云則富貴貧賤已意之妙見於窓前之

草謝顯道語周茂叔問草不除問之再見之後使人有

吟風弄月之興明道先生自言再見茂叔後吟此無他濠溪平日

之所學者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則宜乎無慊於簞瓢之樂也

茂叔通書曰志伊尹之志李顏子之志又明道先生明道之道

通於外充然有得其不為世俗所累可見也明道先生明道之道

所累則見草而知造物生生之意明道先生書窈窕前有茂草覆地

見魚而知物意之自適明道先生書窈窕前有茂草覆地

風輕之天明道先生詩曰雲散風輕近午天望花臨柳過前川傍人

翻紅紫此無他明道之所慕者一則曾點二則曾子則宜乎無愧

暮春之詠也見上二先生之所學品題風花與堯舜三代而為一

與顏瓢點瑟而同樂見上功名不足惑其心利達不足汨其念是

猶烈火中之真金乎疾風中之勁草乎歲寒凜凜而松柏自有和

氣乎噫颯暇裕之時固難處患難之時尤難吾觀黨禍之起士類

之大厄也涪州之行吾道之不幸也尹公語錄崇寧初元祐字有

伊川講道自如殆若平時語默不為之易其節

飲食不為之失其味正仲尼不惑之時孟子不動心之境大舜歌

南風之日文王演周易之年也此其樂豈易量哉是故張思叔因

涪陵之歸甘心溝壑慨然有自得之意自涪陵後思叔見先生因

親承有雖死何憾之意神逸士狀馬仲字時中宗寧初元祐字有禁

其元祐有自得無後更窮神逸士狀馬仲字時中宗寧初元祐字有禁

神逸士狀馬仲字時中宗寧初元祐字有禁

神逸士狀馬仲字時中宗寧初元祐字有禁

呂伯之詩

君師尊崇正學

宗師講明正學

君師尊崇之功

得聞道難平日之所講明之所薰炙也歎矣嗚呼至此而後見伊
洛之學明道有詩曰富貴不淫貧賤樂勇兒到此是英雄見上呂
晉伯有詩曰可憐曾點惟嗚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上蔡語錄曰呂伯見州作詩詠曾子曰五十七歲容問且難展才先愚雖不敏請事斯不相謂疾可治曾點惟為憂對春風詠不休

中庸大學

尊崇正學在君師講明正學在宗師大矣哉中庸大學之書蓋帝王立治之根本聖賢准德之閘奧也是故表章聖經崇重正學使天下享至治之澤此其責在君師繼續絕學演析奧義使天下聞大道之要此其責在宗師嘗觀唐虞而至今日世道不知幾變矣而一書正學與風雨晦冥流行於天地之間不容一息泯然三代而上有君師以任道統固不待宗師之功春秋以來無君師以任道統不得不賴宗師之學上有君師任尊崇之責下有宗師任講明之責者其惟我朝乎且堯舜之相授惟精一執中之道夏周之相因自皇極之道無聞焉精則見於授受之妙粗則寓於耕桑之末微則存於人心稟賦之初顯則著於日用常行之際而中庸之道尊矣三代盛時中外有學方其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道而大學之道尊矣是時也其學自見於人君之躬行其理見於吾民之性分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不待形於筆舌間而是學已昭昭於日月故曰三代而上君師尊崇之功也自賢聖之君不作而正大之學無傳吾夫子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墜緒其功又有賢於堯舜者自率性脩道而至天地位萬物育之功自夫婦造端而至上下皆察之境自好學力行而至治人治天下之道皆所以講明中庸之義以明德親民為學問之本以致知格物為齊家治國之原以仁敬孝慈為君臣父子之極皆所以講明大學之旨是時也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懼夫去道愈遠去聖愈邈於是推帝王心傳之本參父師問答之旨作而解義開淑後人醇醇

示師
講明
之功

仁宗
講
庸

哲宗
講
大學

濂溪
關洛
講明

於言論之表故曰春秋而下宗師講明之功也粵自杏壇迹無木
鐸響息孔氏家學流漸泯沒經生學士溺記誦章句之末其學淺
近而無用異端邪說窮空虛寂滅之域而其學荒唐而無實使其
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
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斯文未喪陰剽陽復我宋龍興
五星奎聚列聖相承既示尊崇周程大儒復加講貫接堯舜之宗
派發孔孟之淵源而正學始昭昭於人心方仁宗之嗣服也以中
庸為修身治人之道乃命經筵反覆陳說非仁宗得中庸之本乎
庸為修身治人之道乃命經筵反覆陳說非仁宗得中庸之本乎
事景祐四年身以不宴設那品於龍圖閣上指禮記中庸篇指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之語因講述大義序修身尊賢之本又定訓
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陳之方哲宗之初政也以大學為入德之
序乃詔經幄訓釋大義非哲宗得大學之旨乎長編元祐五年劉
論入德之序以知詔經
是訓釋以各備觀覽
失自大原不傳之後其道寥寥不知幾載漢
唐以來或尊經或隆儒或右文固有任君師之責矣而不能授聖
道之正統此愚幸國朝有君師以尊正學也然此特上人之責耳
春陵之墟周子出焉關洛之間張程出焉二三先生口傳心授聖

經賢傳細繹奧旨其言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
義中正之際周子太極圖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
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五性生而
變化死窮焉惟人也得其秀之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言惡分不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仁義分而主靜立人極焉其道極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之奧而其實不出乎忠恕之心語錄程夫子曰忠恕一以貫之忠
所以行乎中也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大本達道也此古之達道不遠異者
動以行乎中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鍾天之命於穆不已也
正性命也其學造乎立極開太平之博而其實不外乎格物之
微語錄程夫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鍾天之命於穆不已也
誠性為不曰中庸為終身之用語錄則曰大學為入德之門
程夫子曰大學為入德之門
而子思不言之蘊盡矣夫自二學不明之後諸說紛紛蓋不一家
漢唐以來或訓詁或正義或著論固有任宗師之責矣而不得聖
經之本者此愚幸國朝有宗師以講正學也愚嘗壯誦遺經參稽
緒論而知是學之本矣蓋誠者中庸之門戶而敬者大學之指歸
然曰誠曰敬不過本之於心而已矣為小學者不由乎敬固無以

大學 功用 在敬
中庸 功用 在誠
今日 正道 正孝

為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之節為大學者不由乎敬亦無以進
德修業以致夫明德親民之功此敬之功用也天下達德而非誠
固不能盡其智仁勇以遂其行之之意國家九經而非誠亦不能
盡已盡人以其所以行之之本此誠之功用也吾惟存養其誠
敬之心則霧掃空澄埃除鏡徹天眞湛然表裏洞照天下之理無
往而不自得苟格亡其誠敬之心則茅塞生矣室廬塞矣方寸擾
擾情慾橫生天下之理惟見其至難此非愚之臆說蓋伊洛淵源
之學也聖天子心傳大原躬行實理褒寵晦翁之正派講讀中庸
大學之正學乃形奎畫乃錫榮爵止儒學大幸之日嗚呼帝王正
道至祖宗而續至今日而盛孔氏正經至伊洛而傳至晦翁而著
愚也沐聖朝之文教佩前哲之格言當在為飛魚躍之下

新筵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一

續集

新箋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二

語孟

論語一書蓋理學之淵源也而終始問答不及誠之一字學者疑

之誠也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

言其中庸孟子七篇蓋性學之門戶也而辨舜與象皆謂之才君子

感焉論伊川語錄子言性情才三者皆无不善亦不肯於所稟則

子問性善不善之罪者正答公都意有是哉周子論太極而及無極或

者滋惑得先輩之說始明周子太極論有言无極而太極近世諸

論鮮刺橫渠西銘世謂其言體而不及用非前哲力解其說吾恐

異論紛紛未已也張橫渠西銘揚龜山之有釋然无惑之語語孟

二學聖賢之所議論之所問答實萬世所取法之書廉視壁聽傳

訛襲舛世無伊洛開覺後人則夫子之道迂而孟子之志荒矣旨

哉伊洛師友之言曰論語之所以不言誠者蓋示人以入之之方

要之言恭敬忠信皆誠之旨且孟子之所以謂之才者正答公都

子性善之問未暇深辨要之平昔性情才三者之論皆無不善者

嗚呼論聖賢之學當以語孟為宗師論語孟之學當以伊洛為依

據此古今之至言也嘗聞伊洛之門其稱論語也曰學者先讀論

語當如權衡學者但求論語自然有得其稱孟子也曰孟子

有功聖門以言仁義孟子有功於世以言性善同上或問於程子

人否程子曰未敢道他是聖人然孟子已到聖人處又曰孟子還可謂聖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

說一個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自非平昔履

此學明此理安能造聖賢之閫奧哉自今觀之讀言志數語則知

夫子聖人之氣象伊川雜錄由願車馬去朋友共頤子願先伐善

見得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讀論交數語則知子張為成人

之交子夏為小人之交讀書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

夏是交因鄉黨之篇則聖人注措宛然如見伊川語錄鄉黨一篇

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皆當此時放氣不屏故程頤色又云鄉因

溫厲之言則聖人容貌溫然可想伊川語錄論語是孔門高弟撰

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聞問行行侃侃亦其門人傍觀見得

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有以政事入者有以德行入者則知聖人

論孟之疑

伊洛辨難

伊洛辨難

之教程氏遺書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政事如陳成子之清如
令尹子文之忠則辨非聖人之仁語錄問陳成子之清令尹子文

亦所稟性也而直謂之不知性伊川語錄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
其本豈可言相近豈論其所稟也告子虛發四矢非忠於君也而

直美其能於取友程氏遺書使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其
害於國推存心養性蓋兩言也則曰心為發用性為自然孟子云

盡性至命蓋三事也則曰窮理既能性命亦了程先生曰窮理
一時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論養氣則謂必如顏子所立

卓爾孟子言躍如也程先生曰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
如顏子言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分明明得見方

謂必如禹稷之當過門不入顏子之當居陋巷也何程曰如三過
其門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非中也居

其有得孟子也至矣至待燕間而承警咳者亦充然而有得呂與
叔得克已復禮之問有洞然八荒皆在吾闈之語呂氏既克已

皇四時謂然八荒皆在侯世與得勿志勿助長之教豁然終身
之省師說曰天下不侯世與得勿志勿助長之教豁然終身

洛再傳而得呂侯諸君子又再傳而得晦翁朱夫子觀其二書集
注之作斷以章句參以師說決以已見發孔子孟不傳之蘊啓伊洛

未言之旨芸閣秘藏照映典籍膠庠談論訂破頑愚此伊洛之得
晦翁亦孔子孟之得伊洛也歟蓋嘗論之誦聖賢之言易行聖賢之

行難是必致謹於終日三省之時樂道於暮春詠歸之興加敬於
出孝入悌視聽言動之際出門倚衡何見非理書紳鼓瑟何往非

天而後有悟於論語是必存養於赤子不失之初窮究於夜氣尚
存之曰充廣於四端火燃泉達之後窮理盡性表裏洞徹知言養

氣內外照融而後有合於孟子是豈口耳誦說云乎哉雖然表章
聖經在聖明講明聖經在師儒高宗召程夫子講論語故論語之

教始尊在歷卷因及高宗召伊洛門人講

人百
德業
元儒
傳生

穎濱
古史
糾繆

黃帝
高辛
之辨

琴牟
陳亢
蘇秦
之辨

刑鞅
西門
豹之
辨

蘇子
蘇子
之辨

宰我
子貢
之辨

孟子故孟子之學始行王安石石罷孟子不講折呂示始講又至高宗
治此今日宸章奎翰褒崇朱氏蓋有取語孟集注之說愚也不
能誦此以為盤銘寧才負天子負所學乎

古史

裴駰之集解所以釋遷史之疑褚少孫之續書所以補遷史之闕
小司馬之索隱又所以救遷史之訛並史夫釋其疑補其闕固有
賴裴褚之功而正救舛訛若非司馬之索隱則是非有謬於聖人
也不少嗚呼孰知小司馬之後穎濱先生出於千百載之後作為
古史糾繆救失隱然小司馬之用心昔人有言杜征南顏祕書乃
立明孟堅之忠臣特其所謂將順者而小司馬蘇穎濱乃大中公
正救之忠臣其功尤多噫旨哉是言乎愚嘗紬繹古史而知穎濱
之有功於遷史也深矣遷紀首黃帝而遺義吳蓋未見孔安國尚
書而言也古史於是有一皇五帝之說則遷之舛者始定遷紀之
言高辛生而神靈黃帝迎日推策蓋輕信秦漢間異說也古史於
是削其虛誕之言則遷之訛者始正琴牟陳亢此聖門之高弟子

則畧之不有古史孰能明其實乎蘇秦從約之書入秦而函關閉

此說客之浮語遷則書之不有古史孰能規其正乎史記紀首黃

少昊古史以伏羲氏神農黃帝為二皇以少昊黃帝高辛唐虞為
五帝又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皇黃帝高辛唐虞為
五帝又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皇黃帝高辛唐虞為
五帝又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皇黃帝高辛唐虞為
五帝又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皇黃帝高辛唐虞為
志之美使古史之論不明則刑鞅為信義者乎西門豹循吏之流
耳遷乃抑於滑稽之列使無古史之說則西門豹果徒滑稽者乎

史記謂獻子有陰德於趙則韓晉同祖謂非周武之後乎古史所

以必辨也遷史以莊子作盜跖篇詆孔子之徒故明其術不知莊

子蓋助孔子古史所以必明也史記任俠傳刑鞅下其治

傳載西門豹古史謂遷之述宰我也曰宰我常從田常噫以宰我

之智而為僭逆之舉乎蘇公辨之宜矣遷之述子貢也曰子貢一

出而變易五國噫以子貢之達而有變詐之謀乎蘇公訂之當矣

子由曰太史公宰我為臨淄大夫去田常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
余以為為宰我之賢別於四州不至於從叛逆也蓋田常之亂本與
亂止爭政亂止亦曰子我由曰太史公宰我一出而存存
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子觀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

直而不知考據之乖次蘇則刪之而不存記虞卿而不知復歷之先後蘇則考之而不对時晉伐阿太史公為司馬遷始救晉自是成九大夫高國諸殺之予以左氏考之景公四十五年皆王殺之意者據直皆王之臣嘗為晉王却燕晉而戰臣維益要以為景公時耶故刪去讓直而為魯吳立傳子由曰游說之士皆去乃戶而不顧此義故之士非論客也夫史公試虞卿之急指相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始為魏齊奔相走大梁則前此噫遷之所以矣意者魏齊亞卿自柔還復相趙太史失不言之耳噫遷之所以有誤者非短也穎濱之所以詳辨者非奇也蓋嘗推原其故史遷當經籍既灰之日野史雜出之後故聞見寡陋紀錄畧則其有誤也固宜穎濱當學官已立之餘諸儒訂正之以故採撫無遺稽考悉備則其詳辨也亦宜昔穎濱嘗謂漢景武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傳皆不列於學官世讀之者少則其意惜遷未及見聖人之全書此古史之作所以惜遷也非所以詆遷也又謂秦焚古書畧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則其意又憫遷出於煨燼之餘其諸子世俗以易古文之語此古史之作所以憫遷也非

所以疑遷也愚觀古史一叙有次嗟嘆息之意此執燭者愛曾子之見也而豈曰求以捨其實而專其美者乎嗟夫穎濱之於馬遷其用心特相先後古史之於史記其立論特相表裏察遷之意必不以操戈入室者為忌諱蘇之心亦必不以吹毛求疵者為嫌未學淺識殆未可以文人相輕者議之也不然蘇老泉之論遷史曰其與善也隱而彰其微惡也直而寬其賤夷狄也簡而明者豈為歆向之說哉老泉文近因史雖以事詳勝然亦無道去法而其也亦有而道乎云云其善也亦不勝於其惡也亦無道去法而學也故愛漢史者刊漢史之誤史公作漢愛唐史者糾唐史之謬吳縉作唐當以是而求穎濱之用心史糾謬

新舊唐史

史記一書筆於司馬氏之父子而不能逃蘇穎濱之議蘇子由作西漢一史著於班氏之兄弟而不能追華嶠之譏華嶠譏班夫司馬之父子非歆向之父子班氏之兄弟非勝建之兄弟一家議論未嘗矛盾諸儒紛紛且議其後則夫唐史之作所編非一人

所集非一書豈無疑似之乎然君子觀其一去一取卓卓乎出於遷固諸人之右者蓋取其大節而非議其小目也喜其褒貶而非考其異同也且唐史有二曰舊史曰新史其舊史有吳兢之私撰唐書有柳芳之續成唐曆正觀政要出於吳兢所撰順宗實錄出於韓愈所筆至後唐明宗命史官劉氏修為唐史即所謂舊史也至我朝慶曆之五年以舊唐史蕪穢不治命宋公祁歐陽公脩刪修之越十有七年書成即所謂新史也愚嘗合二史而參攷之舊史李光弼父開元中封剡國公新史以為在武后時是時之先後不可合也舊史欽宗第六子成美而新史以為第五子昭宗十子而新史以為十七子是數之多寡不可知也舊史陸德明字子元而新史乃作陸元明字德明舊史徐有功無字而新史乃名洪政以字行是名字之舛訛不可究也

二史敬宗止五子安得言第六也新史是也舊史開元時舊史是也王祁全紫王祐等七王皆大其傳且其為十七子三史皆異按十

著異同尤多年月有差如魏墓之相志以為十一年而傳以為十

五年姓名有差如麗景洪之將紀以為晏洪而傳以為景洪縣公之號可疑則見於吳縝之糾繆只縝糾繆按唐東郡王道彥傳云正人宗即位問大臣曰王宗子於天下何乎封德彝弟道彥

封德彝弟道彥

亦傳書即王死囚之數可疑則見於溫公之考異然則將安諱其責哉溫公考異七年死囚三百九十九人按四年實錄云死囚二百九十九人今實錄云死囚四百人今實錄云死囚三百九十九人

紀載無定說且紀志出於歐陽公列傳出於宋祁公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義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初出於王景彞業未畢而卒則成此書者又非止二人耳母怪乎子奪無定論也且帝紀編年則得於孫氏之南齊錄述姚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史贊太宗之謂牽於多愛則出於等慈寺之碑紀武宗之謂躬受道籙則出於會昌之文其贊房杜則本之柳芳其贊五王則本之呂溫傳段秀實則本子厚之文集以怪乎紀載無定

先君子後

取大節

神宗 叙通 鑑 孝宗 讀通 溫公 有功 有書

說也唐雞序予嘗患唐史歷年之久以記事之多美筆者之衆是以

人讀之不能相一也固且而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如義史為之方

則成此書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初出於士景彝業未竟而卒

為陳立薦福太宗不世之安而幸或習俗崇信淳尚豈以其言

博為可喜即余於本紀雖然除去浮高統矣而躬受道家之錄

以求長年以此武宗以舊然除其浮高統矣而躬受道家之錄

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維玄昭明三光弟子噫讀春秋者當論褒貶

南嶽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為不謬矣

之大義不當論夏五郭公之疑讀唐史者當論去取之大節不當

論疑似異同之迹以李義甫許敬宗姦邪而與長孫無忌同傳以

柳宗元劉禹錫之阿附而與韓愈同傳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

所以先君子而後小人也以劉蕡之鯁直而繫之於文苑以吳叔

之忠義而繫之於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列文苑以孫思邈之高

尚而列方技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易之所以取大節而棄小目也

則史記博有條不紊如陽城昔在隱逸今書之於卓行秦系昔人

不專今書之於隱逸歸節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

以明君子之節人君之報報蓋之諫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

乃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關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高智周薛季和

王方翼之功業而繫之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以高智周薛季和

祭之於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繫之於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繫

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繫之以方技是奔其大行而取其

小節此舊史之失也又李義甫許敬宗姦邪而與長孫無忌同

通鑑

昔神宗皇帝之叙通鑑曰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蓋嘉其有關

於風教也神宗皇帝通鑑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

鑑曰法其所以與戒其所以亡蓋稱其有益於治道也聖政乾道

法其所以與戒其所以亡蓋稱其有益於治道也

之有功於是書也大矣然嘗聞之十有九年史筆始絕其用心至

勞也洛與夏縣遺藁充棟其為書至繁也公著通鑑洛中夏

之辟召始得劉道原後得范滂夫其編次甚詳也溫公辟官屬著

原道原既卒衆論之訪咨或以得康節改曹魏之事或以得伊川定李

張芝
史陳
了有
之論

通監
有閱
風教

通監
有益
有道

唐之實其訂正精也問於東節以為非是予家尚藏康節答文忠書副本當時或以告

文正今通監魏下無此論又伊川語錄君實修通監至唐而正

叔曰政與太宗南宗正墓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證之罪乎曰何

罪證事皇太子人子死遂忘不戴天之日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

仲長而當立子糾少不當立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

死與蓋言之則未可張去更嘗去僅能一觀更休觀書陳了齋亦

以此書如藥山無一不在嗚呼後之觀者將終篇而熟究之乎抑

閱未終紙而欠伸思睡乎張去更嘗去孫子發書多論通監其畧云

讀篇自餘君子求見微觀蓋嘗謂是書當以扶持風教論不當以

小小節目論當以關切治道論不當以區區凡例論首書晉大夫

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通監首論二晉力辨四

皓為惠帝立黨制其父所以明父子之義通監論四皓不當為惠

命魯仲連射書聊城公則闕之文潛亦謂仲連以布衣游諸侯不

當以身任天下之責通監不書魯仲連曹操分香賣履公則譏之元

城謂歷數百年無有知之者惟公獨能知其心通監論曹操重元

意存代禪分香賣履數百年無有知之者惟公獨能知其心劉洎之死史以為出於遂良公

謂遂良乃忠臣必無譖洎之語賈叅之諫史以為出於陸贄公乃

謂贄有救解之辭而無報叅之意韓休必不至譖李明甫顏真卿

必不至為賊草奏公之所論者凜凜乎君臣父子之經二綱五常

之理仁義忠信之道豈非有關於風教乎並通監論曹參遵何之

約束正以箴熙寧大臣變法之失通監論曹參遵何之

何故規因曰何獨漢也道者乃世無弊使夏商論賈山所言從諫

拒諫正以譏熙寧大臣同己之非通監論賈山所言從諫

縱蘇秦之縱橫談說本不足取也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辨說

之覆邦家也通監論賈山所言從諫

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而不釋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無益也通監論賈山所言從諫

辨說所謂覆邦家也而不釋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無益也通監論賈山所言從諫

相入豈非有益於治道乎世之好通監論賈山所言從諫

光公削之而不錄以是為去取之士通監論賈山所言從諫

謂詩賦若止為文章皆請直刪則公之所錄者必有深識不然歷代儒林文苑之士十已削其七九非此意耶公與范祖禹書詩賦止為除官及於異止於在誦核諸止於取笑更請直刪見在下武之識不近人情公存之而不去以是為編錄之未精不知公之貽書祖禹曰妖異有所警戒則並存之則公之所存者必有高目不然漢高祖斷蛇之事具載於書非此意耶通監不書惟獨書直因姓武之識殺李君諸事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同馬公修之意正欲立於天下後世中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發所者離騷出太史謂與日月爭光通監并屈原事削夫之褒毫髮之善通監拾日月然則論公之書不可以允例輕議也又况一書浩繁非盡出於公之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准西事用平蔡錄其述魏鄭公得之諫錄其述李絳得之論事宜其編次之難也真宗命儒臣冊符元龜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布李密事用河洛言魏鄭公諫詳用李絳奏代補之救正出傳事雖陽事用張中丞傳詳西事目陳公平蔡錄李必事用李同空論用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鹘事嗚呼劉向采上古至秦漢休咎之紀為五行傳論書亦博矣然牽於陰陽之說未免迁就不足以悟成帝之意唐次以自古忠臣賢士眾護被放之事為辨謗畧書亦詳矣然究其續次之意正為十年不迁祗為身計宜乎貽德宗之怒噫其矣書之難著也其視公之所編宜何如哉

離騷

東坡以騷為風雅再變而讀者謂得體蘇東坡曰离温公不以騷編入通鑑而論者謂未純問見錄司馬公修通監時謂免純又曰公之意正欲方於天下後世出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發所者嗟离騷太史謂與日月爭光公皆削之當有深識求於考異无之嗟夫坡公所學有得於騷固也而温公所以不錄者以其例不取詩賦或者烏可執是而輕譏哉讀鴟鴞之詩不可不知周公憂周之情讀災異之疏不可不知劉向傷漢之意讀離騷之賦不知原之拳拳為楚亦未為知原者夫楚宗國也原不能止懷王之西而知其情切其辭悲昔許穆夫人以既嫁之女尚憂宗國而賦載馳之詩原也得無言乎後之不知騷者則曰九歌之作近於舛崑崙之述近於非經遠遊之作近於放卜居之作近於詭太一之歌繼之以湘君則近於靡惜誦之章繼之以懷沙則近於矯故賈誼以鳳

鳳千仞而譏平矣本傳賈誼賦曰鳳皇翔而揚雄以湛身而笑平矣揚雄作賦固以露才揚己議平矣班固謂平之露已不思誼之鵬賦不若平之以鴻鵠虬龍而喻君子見上雄之投閣不若平之抱石江濱而馨風千古揚雄因新莽固之賦燕然以媚悖逆之臣不若平之獨醒而不啜其醪也賦以媚賢憲然不特此耳九歌之辨取其禹之平水土而牧養群生即骨雖朽而目不瞑於湘水矣噫安得東坡山谷與之讀騷經哉

文選文粹文鑑

論漢魏以後之文莫備於文選論李唐之文莫備於文粹論聖宋之文莫備於文鑑噫文之難評也尚矣相如上林之賦劉勰稱其繁類成艷為辭賦之英特而李白之序大獵復謂窮壯極麗何辭齷之甚劉勰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孟堅賦兩都明則以彩齷諷詞賦子雲上林長楊羽獵既非諸侯述其去聖之一如此則選之所錄漢賦果安從哉韓昌黎毛穎傳舊史鄙其譏戲不近人情小宋復謂送窮文毛穎傳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其抑揚

之不一如此則粹之所編唐集果安適哉舊唐書云愈作毛穎傳

之其謬者矣又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李范文正岳陽樓記後

山謂其累世以為奇丑師魯復謂傳奇體耳其品藻之不相入如

此則鑑所論本朝之文又何如哉後山詩話云范文正公岳陽樓

師魯讀之曰傳事休耳傳雖然文章美惡自有定論去取當否要

終自見吾平心論之則曰選曰粹曰鑑之所集有不難辨者且蕭

統盡索自古文士之作築臺選之始于楚騷訖于江左為卷三十

名之曰選且曰章表記頌詩賦書論亦各有體苟夫其體雖工弗

取其用工多矣姚鉉盡取唐人之文技其尤者先後三變無不編

次為卷一百命之曰粹且曰擷英掇華正以古雅移言蔓辭率皆

不取其用心勞矣夫以上下數千年間騷人墨客雄辭傑筆有聲

翰墨無毫髮遺是集也或如松林竹徑清陰邃密下臨清流瑩然

可愛使人蕭然忘塵埃之意其清如此或如園林華發低紅昂紫

麗服靚粧雜遊其間使人熙熙然神怡氣定其和如此然其間纂

次之不公品題之未當尚不免前輩之議則以選自名者或有可

文選
去取
之疑

文閣
編次
之疑

孝宗
賜名
文鑑

刪之文以粹自命者多有可疵之體亦何取於勤且博哉且王右
 軍之序蘭亭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免見黜似矣然劉向之序戰
 國有先秦典雅之製董子之策賢良得伊周格心之學而例黜之
 可乎王義之蘭亭序不錄中又以天明氣清非春氣經竹管絃四
 屈原之作離騷辭古意烈有風雅體特軋卷首似矣然子雲之美
 新名教罪人潘元茂之九錫君子羞之而槩收之可乎文選卷首
 孟堅賦西都而言玉植青葱而亦取之耶左太冲序三都賦云相
 梁送別之詩在長安而有江漢之語送文選載李陵宋玉高唐神女
 之賦以一篇分而為序而亦錄之耶此統之去取不能逃後世之
 議也且段文昌平淮西碑錄之誠善矣韓昌黎之所作果不及乎
 乎德裕忠諫論不特此耳王摩詰老將行指天幸不敗為衛青李

長吉鴈門行以黑雲壓城而續以甲光向日之句而俱取之何也
 韓柳之邃古李杜之風雅元白之雄深而及雜以釋子蘭飲馬長
 城窟道士吳筠遊仙步虛而不倫若是何也此鈇之編次不能揜
 天下之公也並粹嗚呼不有美王安別砥扶不有先輩之文鑑無
 以知選粹之繆肆我本朝始有文海孝宗熙其踳駁且遺逸者眾
 乃命儒臣更修其書斷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賜名曰皇朝文鑑
 如眾星列宿爭芒於層漢也如象齒犀角充斥於天府也自今觀
 之經學至國朝而愈明形於言論發六經所未盡之蘊程伊川之
 序易傳無非天理人極之奧游酢之為孫莘老序易傳亦皆性命
 仁義之妙其與孔安國序書杜元凱之序左傳選皆登載者同乎
 異乎詩體至國朝而始正發於諷詠有二百篇之意蘇東坡之直
 節勁氣傲雪凌霜黃魯直之風韻洒落光風霽月其與樂天之放
 蕩馬溪之朝怨粹皆所采取者是乎否乎文章雜體至我國朝而
 尤盛縉紳揚厲之文如梁周翰五鳳樓賦鏘陳藝祖聖德進士科
 舉之文如王曾之有物混成蓋有古詩風骨名臣奏議之文如張

方平之諫用兵東坡之疏買燈穎濱之言條例尤其表表愈偉者
彼選之雜賦諫書粹之表頌銘贊微夫斯之為文也視此不亦慝
乎已上並文鑑雖然國朝之文所以媿墳襲典超漢軋唐傑然為
一代之盛者有由也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此文之
始倡也王元之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此文之
氣消文章化入山川手此文之再變也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
漢星之斗此文之愈盛也王荆公贈王元之穆伯長導其源尹師
魯孫明復疏其流廬陵臨川眉山南豐助其瀾鳴律和呂嚙羽含
宮則氣骨安得不古議論安得不正哉愚故併論之

杜詩

白樂天海圖屏風之作前輩窺見其心之不忍用兵東坡讀白樂天
詩謂樂天不忍用兵劉禹錫三閣詩四章識者謂可以配黍離山谷詩劉
詩曰此詩可後之讀工部詩者安可不求詩之意哉吾觀公之氣
節高邁秋霜爭嚴風標屹立砥柱中流嗜殺人如嚴武則瞪睨而
兒戲之破武守蜀杜甫訪武醉搖其鬚房瑄毀師公乃排衆而申

工部
高節

本朝
諸公
評註
詩

救之甫而議者不挈置於仁人之列至於沈宋諂諛温李淫
艷者為伍前輩深以是為恨惜哉夫公之詩蓋愛君之盛心也此
征之篇蓋倉皇問家室而作也使或者處之對童稚語妻孥他不
暇顧而終篇諄復惟及國事山谷喜之謂退之南山不必作登慈
恩塔寺此正陪諸公遊遨而作也固宜笑談風月傲視八極以樂
其心而措意立辭意在言外荆公謂其譏天寶時事則其愛國之
意果何如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夏鄭公知其為肅宗而非為
月也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或謂史思明尚在而非為星也石
壕吏之作韓魏公知其論戍役之苦茅壁之詠蘇公知其嫉藩鎮
之強噫非杜工部之知道不能發愛君愛國之辭非蘇王諸公之
知詩不能明愛君愛國之心是詩也烏可與騷人墨客同日語哉
並杜詩注不特此也百舌一詠惡諸佞也惡木一章傷小人也腐
草之螢譏閹寺也寒城之菊憫士操也悲青坂傷戰敗之無功也
嘆秋雨刺暴虐之傷恩也兵車行蓋念驅中國之衆開邊境之地
也洗兵馬之作蓋言復西京之地掃大羊之虜也又不特此也以

杜詩
愛君
愛國

詩中

六經

諸公
誦詩
之疑

文章
皆祖
六經

是心而處已又以其處已者而待人其送嚴鄭公也則曰公早登

台輔臨危莫致身其寄裴道州蘇侍御也則曰致君堯舜付公等

早據要路思捐軀其寄董嘉榮也則曰雲臺畫形像皆為掃妖氛

嗚呼又何待人之厚耶先輩謂公詩足以歷知一代治亂以為一

代之史則非詞人之詩乃詩中之史也呂公紹杜工部年譜始於

傳相為表裏故九唐史所未載者或見於公之詩而觀公之詩足

以歷故一出之治亂又唐史云善謀時事至十言不妄世號詩

史先儒作公詩序又謂詩與唐錄猶槩見事迹復許之以為詩之

六經則非特詩中之史又詩中之經也見杜詩曾謂三百既刪之

後果無詩乎世之輕議先輩者且謂楊大年鄙為村夫子以是而

疑公之詩不思江漢思歸客之句大年且不能屬是豈鄙公之詩

詩史揚大年不喜杜子美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子美詩強大

年不服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以為屬對鄉人

曰韓坤少屈又謂歐陽子生平不甚愛之復以是而疑公之詩

不思身輕一鳥過之字歐公嘉嘆不已又曷不深取哉頁父詩語

不其愛杜詩而謂韓吏部絕倫又歐公与客得杜詩有身輕一鳥

之句歐公与客思足其句或曰下或曰落及得全句乃過字歐公

深嘆不然山谷稱其靈丹一粒黃山谷稱子美詩如蘇公稱其集

大成東坡詩云陳無已稱其奇工易新蓋莫不好此數君子者蓋

風騷之冠冕翰墨之典刑使非有恆於衆論豈為是過情之論歟

雜曲

議論不本於孔氏則厭常喜異不足以垂後世之訓文章不祖於

六經則夸多聞靡不足以該天下之理夫自杏壇迹蕪麟筆絕矣

詞人才子名溢於縹囊奇文染翰卷盈乎緗帙紛紛籍籍蓋不知

其幾然論本孔氏文祖六經庶可登文章之錄否則累編連牘特

紙上之陳迹耳蓋詩變為樂府之後則作拘幽操文王作作思歸

引衛女作即或愛或思之詩也詩變為離騷之後則作平湘賈誼

賦作畔牢愁揚雄作即或怨或哀之詩也書自詰命之文不傳而

為制為誥為表者皆書之宗派也書自明良之歌不作而為賦為

頌為箴者皆書之源流也後之曰紀傳曰志贊本春秋之遺策也

後之曰序日記即易與記之遺體也然則學必尊師而後天下無

異說文必尊經而後天下無異論此古今之格言也諸葛孔明出

師一表言辭激烈對越鬼神讀之令人雍雍然生敬心故東坡謂

取

出

表

前

輩

取

出

表

前

輩

取

出

表

前

輩

取

出

表

前

輩

取

出

表

前

輩

取

出

表

前

輩

取

出

表

前

其與說命相表裏東坡云孔明出師表杜工部平生詩集模寫風

景拳拳愛君讀之令人灑灑然生愛心故山谷謂有二百篇之旨

生之過秦論班彪之王命論揚雄之美新王義之蘭亭序潘元茂

之九錫此皆膾炙人口者而前輩特取孔明之一表以詩而論人

如蘇李之高妙陶阮之冲澹曹劉之豪逸謝鮑之峻潔徐庾之華

麗此蓋有声於詩壇者而前輩特稱十美之詩此無他不以文論

文以經論文也夫商盤周誥特當時小民登于王庭之言幽深簡

古如登峻坂然後之博學君子研窮首意未易通究國風雅頌亦

不過小夫賤隸之辭渾厚醞藉如奏黃鍾大呂後之騷人墨客老

於文墨練辭剪句有不能得其一二者噫作文而不究六經之旨

不愧古之聖賢寧不愧古之民乎然嘗觀漢晉而下惟唐之韓柳

文章機軸自成一家當於古人中求之韓之南溪始泛二首曾直

嘆有詩人之句律曾直於退之最深意蓋退之絕筆於此韓之淮西

碑孫覺喜其叙與銘得詩書之體後山詩話云龍圖孫李士章喜

韓之盤谷序坡老謂唐無文章惟此篇而已東坡云韓公言

也柳之詩東坡稱其在章蘇州之上東坡韓年最喜柳子厚柳

之序前蓋稱送僧浩然一篇無六朝風采柳之碑東坡稱曹溪南

嶽諸碑妙絕古今南嶽諸碑妙絕古今則柳之所著非唐之文古

之文也嗚呼蓋亦溯其源流乎蓋詩能易奇盤詰詰屈春秋謹嚴

韓之所學者在是則捷龍蛇持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敢暇者宜矣

上而詩易春秋下而左氏國語柳之所學者在是則軋漢周而凌

晉宋凜然為一王之法者宜矣柳文意韓柳遠矣文氣彫喪二

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了吾於我朝諸公見之見後夫論制

誥之文非駢麗俳優之為美而以體製謹嚴之為高蘇公行呂惠

卿之誦辭眾口稱快東坡韓公口惠諸公先皇帝求賢若不及

之制誥示不信率于尚寬兩觀錢穆父之行章子厚誦辭切中事

情章子厚元祐初葉前爭事无孔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詞

情快非少王之臣詩特無大亞之詩

情快非少王之臣詩特無大亞之詩

情快非少王之臣詩特無大亞之詩

情快非少王之臣詩特無大亞之詩

我朝
記述
之文

我朝
奏議
之文

我朝
詩書
之文

我朝
進士
之文
我朝
奏議
之文

范純仁之遺表辭意感切是文也非六經簡嚴之體歟

大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志此先臣所以教子而致其

資以事君又云不望波濤僅免江魚之憂勤不顯奏表時論記述之文

非鋪陳華麗之為巧而以規切諷諭之為工王元之之記待漏院

切切然憂國之心臣元之之記待漏院之事

有對景自警之辭

六經黜百氏之意

六經紀實之旨歟其奏議也

方平之諫用兵鄭介夫之辭除授筆勢翩翩炳然仁義之美談非

得伊訓召誥之意乎其詩章也楊公之賦朝京闕

策勳而為賢相

臣則不可以科舉輕視也序述之文程伊川自序易傳春秋傳游

定夫為孫莘老序周易傳則不可以序體繫論也嗚呼宣公奏議

前輩論其有七篇仁義之談

三閣四章識者謂可以配黍離

公以六經為準的以孔孟為宗師以仁義禮樂為溫藉以箴規諷

諫為首要則含商嚳羽憂金切玉豈非周情孔思之遺乎嘗謂孔

子之學歷戰國而病至孟子則復起孟子之學歷漢魏而病至韓

柳則復起韓柳之學歷五代而病至我朝諸君子則復起得非聖

經之未墜歟斯文之未喪歟六經簡嚴與天地並傳而無一日之

或息歟不然何其抑之未久而復伸晦之未幾而卒明也于今便

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以六經必有續王元之之詩以為諸公誦元

之詩曰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以六經

丁子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以六經

新彙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二

續集

